

Beyond the Stage Colors:

an Analysis of light colors in *Death of a Salesman*

Derrière les couleurs :

analyse des couleurs d'éclairage dans *Mort d'un commis-voyageur*

色彩的背後

——試析《推銷員之死》中燈光色彩的運用

Tan Jing

譚 靜

Received 1 January 2006; accepted 8 March 2006

Abstract The thesis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technique of light manipulation in the drama *Death of a Salesman*, aiming to elucidate the function that it plays in character display and the theme revealing. The thesis will cover all the colors of lights that appear in the drama and examine them carefu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ll be used, from the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colors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same color under different context. By all these means, the unique function of the light manipulation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the theme of the drama will be self-proved.

Key Words: *Death of a Salesman*, stage light, colors

Résumé Cet article analyse la technique d'application des couleur d'éclairage dans le drame *Mort d'un commis-voyageur* d' Arthur Miller, dramaturge moderne américain, et son rôle de démontrer les caractères des personnages et de révéler le thème. L'article va citer toutes les couleurs d'éclairage apparues dans la pièce et les examiner dans de diverses perspectives, de la comparaison de différentes couleurs à la comparaison des fonctions de la même couleur dans des contextes différents. A travers cette analyse, l'auteur veut témoigner que cette perspective d'analyse joue un rôle particulier dans la compréhension du thème de ce drame.

Mots clés: *Mort d'un commis-voyageur*, l'éclairage, les couleurs

摘要 本文以美國現代戲劇家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作為分析文本，分析其中的燈光色彩的運用技巧，及其對人物性格展示和主題揭示的作用。本文將窮盡劇中所提到的所有燈光色彩，並對它們加以分析，從色彩的對比，同一色彩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意義等角度加以闡釋，力圖證明這一分析視角對深入理解該劇的主題有著獨特的作用。

關鍵詞: 《推銷員之死》；舞臺燈光；色彩

1. 《推銷員之死》被奉為經典必定有讓人信服的理由。在和我們有著大洋之隔的紐約，就在我們新中國成立的同年，亞瑟·米勒推出了他的《推銷員之死》。美國的戲劇界並沒有出現戰後的萎靡，反而更加熱鬧了起來。《推銷員之死》在紐約共演了 742 場，同年獲得普利策獎，次年在百

老匯又獲得了 Tony（托尼）獎，在接下來的 50 年裏，它出現在美國文學的必讀課程裏。說這部戲劇影響了一代人，應該是不誇張的。做著“美國夢”的善良人們被驚醒了。

《推銷員之死》是一個尖利的錐子。美國充滿了美麗的童話，漂浮著幻想的肥皂泡，善良的民眾將自己的夢想未來寄放在了裏面。而這個錐

子的鋒芒讓脆弱的肥皂泡無處遁形。泡沫破滅了，童話的時代也結束了，人們的夢想與對未來的期許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是什麼讓這部短短的兩幕劇具有了如此大的殺傷力？對這個問題的探討自從該劇引起廣泛關注以來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一部經典作品經得起時間考驗，能夠給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思考提供足夠的養分，是因為它本身成功融合了各種因素，包括主題、技巧、表演、舞臺設計等方面。本文將從該劇不同的燈光色彩的運用這一細節入手，分析燈光的色彩轉換，進而顯示這出戲劇的匠心。

2. 燈光在戲劇的舞臺中一直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戲劇表演史上，電燈未發明以前，舞臺照明是蠟燭、煤氣燈。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燈光以它輝煌的效果參加到舞臺藝術領域裏來，密切配合戲劇情節的展開，塑造人物，描述環境，渲染氣氛，表現情緒和節奏，對於揭示劇作的主題思想或內涵起著重要的作用。燈光直接作用於人的視覺，只要用得好就會有攝人魂魄的魅力。因此，有人說，燈光是舞臺的生命或靈魂。

燈光有它自己的獨特語言，它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視覺，深入人的心靈，揭示與外化人物的精神狀態，同時對人物情緒的渲染和放大也有著特殊的展現作用，強化了精神輻射的力度，使觀眾產生感情共鳴與心理震撼，充分創造、活躍舞臺氣氛和情緒，不同的光能創造出動盪、煩躁、恬靜、恐懼、荒涼、悲愴、喜悅等氛圍，還可以通過喚起人們的聯想而形成柔和、刺激、朦朧的心理感受。由於燈光是舞臺藝術諸因素中唯一表現為“動態”的因素，與表演的諧同性最強，因此這種“造境”的魅力，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

在戲劇舞臺中，燈光的色彩是最有力的藝術表現手段。色彩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能夠首先給人以視覺上的衝擊。燈光的色彩除了背景的功用、烘托氣氛之外，更被表現主義發揚光大，用來表現人物內心的狀態，將人物的內心活動外化。藉以色彩這一表現形式，我們得以窺視到劇中人物的情緒、思想和種種感受。

色彩在象徵和抒情方面的表現力極強。它對人物性格有象徵作用，還用於象徵吉凶和人物的心情，如以黑色象徵凶煞災異，白色象徵清貧高

潔，紅色象徵熱情希望、幸福喜悅。色彩既可以象徵某些觀念性或抽象的事物，也可以通過聯想的方式，喚醒人們的想像，達到抒情的目的，成功引發觀眾的情緒。

3. 在《推銷員之死》中，表現主義的燈光運用方法被廣泛而自然的運用了。

可以想像，如果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顏色同時出現，又形成鮮明對比，這種顏色的複合與對比就一定具有某種特殊的主題意義。不同顏色代表其各自不同的內涵，而要表達的感情也就在差異間體現了出來。

在《推銷員之死》的一開始，這種色彩差異就馬上呈現在了我們面前。在描寫威利家的房子及其周圍的居住環境時，Miller 寫道，“only the blue light of the sky falls upon the house and forestage, the surrounding area shows an angry glow of orange”。這裏的 Blue 和 Orange 就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兩種色彩。

我國著名的戲劇理論家余上沅先生在他的戲劇論文集裏，曾經談到了燈光色彩的問題，而在談到我們上面出現的藍色與橙紅時，他說到，藍色通常象徵平靜，而橙紅則是光熱或憤怒。¹這一解釋也與我們平常的認知方式相一致。藍色能夠讓人放鬆，聯想到天空、海洋、草地、綠葉等等一系列平和而美好的事物，因此，藍色與自然便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而恰恰相反，橙紅使人不安，易怒、煩躁，讓人想到太陽與烈火的燥熱，因此不可避免地與嘈雜、喧囂聯繫在了一起。在戲劇的一開始，紅與藍的巨大色彩差異已就呈現了出來。威利家的房子不僅在空間上受著周圍環境的壓迫，沒有自己喘息的空間，更是在色彩上被一片橙色所吞噬。

這樣的表達一方面揭示了威利家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更造成了情感上的衝擊。威利本應屬於鄉村與大自然，本應跟他的父輩一樣，做農民該做的農活兒，享受大自然給他帶來的平靜與安逸，無憂無慮地生活。然而，現在的威利只會滿嘴說著“只要被人喜歡就一定會成功”之類的話。當然，是文明化了的社會給了他

¹余上沅. 餘上沅戲劇論文集. 武漢: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86, P97.

這樣的思想。社會是嘈雜而喧囂的，不能給人絲毫安靜，威利就是整天在這樣的社會中奔波，追逐名利，患得患失。藍色的平靜與橙紅的喧囂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而威利背棄了本應屬於他的平靜，在“美國夢”的浸染下感染上了紅色的躁動不安，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在故事還沒有開始，人物沒有登場，音樂尚未響起時，色彩就給我們傳達出了這樣的訊息：自然與社會，平靜與喧囂的二元對立一定是劇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因為色彩對比的強烈差異，我們也可以預感到此劇的結尾不會是圓滿歡快的。威利的自殺伴隨著全劇中最大的響聲，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隨之而來的是葬禮上讓人難以忍受的死寂。這一鬧一靜的二元對立中，蘊含了無盡的張力，給了威利的一生一個最好的注腳。

除了色彩的對立與差異這種情況外，研究同一顏色在不同的環境中的意義變化也是很有意思的。仍是以 Blue 為例，藍色在劇中共出現了三次，除去剛才提到的一開始的部分，其他的兩次分別在第一幕與全劇接近尾聲的時候。在第一幕中，“The light on Willy is fading. The gas heater begins to glow through the kitchen wall near the stairs, a blue flame beneath red coils”；而在全劇將近之時，他站在藍色的夜光中，he is “in the blue of night”。這兩次提及的場景和情境都很不相同，所以意義必定也不一樣。

在第一幕中，gas heater 讓人馬上想到了威利曾經未遂的自殺念頭。想像一下，此時的舞臺上，原本聚集在威利身上的燈光漸漸淡去，而所有的亮都集中在了 gas heater 上，舞臺的大與煤氣爐的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燈光在這樣的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物體上停留時，藍色的燈光是與舞臺的空曠寂靜相呼應的。色彩是有冷暖之分的，暖色給人溫暖，而冷色則使人孤寂，這裏就是這種情況。威利的孤寂不僅僅是在事業和家庭上的，更重要的事他內心的孤寂。他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妻子、兒子、朋友、老闆、客戶，周遭的所有人事都無法與他溝通，所以，在黑冷的舞臺上，一束光投射下來，光線的指向也就是威利內心的指向，自殺只是早晚的事情，清冷的藍色讓人無力阻止，只能哀歎。

在全劇將盡之時，威利在夜晚的園子裏栽種植物，這時他是站在藍色的夜色中的。用“藍色”

形容夜色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古往今來，夜色是與皎潔的月色聯繫在一起的，常見的是黑與白的對比，並不是黑與藍的對比。藍色，與其說是夜的顏色，不如說是投射作家自己感情的一面鏡子。舞臺的燈光既然可以表現劇中人物的內心，也就當然可以表現作家的同情的情感和態度。可以肯定的是，不論贊同威利的生活哲學與否，作家對這個人物始終是持同情態度的，而這種同情的感情要藉以一定的管道加以發洩。威利站在藍色的夜色中，藍色最好伴隨著霧氣，縹緲遊移，似幻似夢，“藍調”似的憂傷感情籠罩其中。因此，借由色彩，作家也隱示了自己的感情。

除了藍色，劇中還提到了其他的顏色，也是同樣經得起深入的分析的，例如 Golden 金色。當 Biff 興致勃勃地和他的父親談起他的“Big plan”時，Biff “comes downstage into a golden pool of light”。合理的解釋時，golden 只是威利的認知角度。在這個父親的眼中，Biff 幾乎就是他全部的希望，因此，他主觀盲目地認為，Biff 是無所不能的，甚至可以與萬眾景仰的神相媲美，“Like a young God, Hercules —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the sun, the sun all around him”。他希望兒子像希臘英雄赫拉克勒斯一樣，有操縱萬物的能力，甚至連太陽都要圍繞著他，Biff 就是一切陽光的中心，四周被金色的陽光所包圍，全身也被染成了金色。當然，這一意象是帶有極濃的主觀色彩的。如果說燈光作為舞臺表現的一個方面也有視角之說的話，那顯而易見，金色的燈光是從父親的視角出發的。這種視角的突然轉換實際上也暗示了威利對 Biff 的相信是盲目的。

接下來又有紅色 Red。在 Frank's Chop House, “raucous music is heard, and a red glow rises behind the screen at right”。餘上沅指出，紅色除了表示暖色外，還可以表示激怒²，這裏就是激怒的情況。在餐廳裏，一家人本來是要和解的，結果沒有料到適得其反，威利和他兩個兒子的對話根本就看不出絲毫的家庭溫暖和愛護關心，他們互相指責，互不相認。紅色讓人聯想到西班牙的鬥牛總是對著紅色橫衝直撞，情緒極易被控制。而他們三個人此時就像是受傷了的鬥牛，為了掩飾自己的傷口，將鋒利的角指向了對方。紅

²餘上沅. 餘上沅戲劇論文集. 武漢: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86, P97.

色的緊張氣氛與憤怒在蔓延，不論早晚，它終將找一個出口爆發出來，而這個發洩口就是威利的自殺。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能已經有了這樣一個印象，威利總是在徘徊在紅色與藍色來去不定，有紅的喧囂與激怒，也有藍的憂鬱與悲涼。這也無不與威利的性格有關，他始終處於本我與社會的矛盾之中，不自覺地陷入了一種掙扎的境地，拔不出來，卻也伸不進去，就像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樣，永遠都是那麼尷尬，活得負累。即使是自殺這種最後一搏的行為，也看不出有什麼果斷的地方，仍然是極度矛盾。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生活就是一個悖論。

4. 舞臺燈光已經從外部形象的描繪，逐漸走向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塑造，在外化人物心理狀態，在渲染、烘托戲劇情緒方面已成為戲劇中無可替代的表現手段。舞臺燈光的表現性能夠為戲劇創造氣氛，刻畫角色的心理，參與演員的表演，追隨劇情的展開，像精靈一樣滲透到戲劇舞臺的每一個角落，為戲增光添彩，為觀眾提供審美空間。

《推銷員之死》中處處體現了燈光的色彩運用與戲劇主體的緊密粘合度，燈光的出現方式及其色彩決不是隨意的，深入瞭解這些通常被視作

輔助性的舞臺符號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戲劇的深層含義，發現不易被發現的新視角。

參考文獻

- [1] Carson,Neil.Arthur Miller [M].London:Macmillan,1985.
- [2] Hartnoll,Phyllis 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Theatre [M].Fourth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1983
- [3] Roberts,James.L.Death of a Salesman:notes[M].Lincoln,Nebraska:Cliffs Notes, 1964.
- [4] R.S.弗內斯. 表現主義[M]. 北京:昆侖出版社,1989, 3.
- [5] 亞瑟·米勒, 亞瑟·米勒. 論戲劇[C].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8.
- [6] 餘上沅, 餘上沅. 戲劇論文集[C].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

作者簡介: Tan Jing (譚靜),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2004 級研究生。研究方向: 英美文學。(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tjingtracy@hotmail.com